

书影系

国民党残兵对缅政府军大开杀戒  
美国直接军援干涉中国内政  
云南边境国民党败兵疯狂反扑  
联合国唇枪舌剑诉说正义与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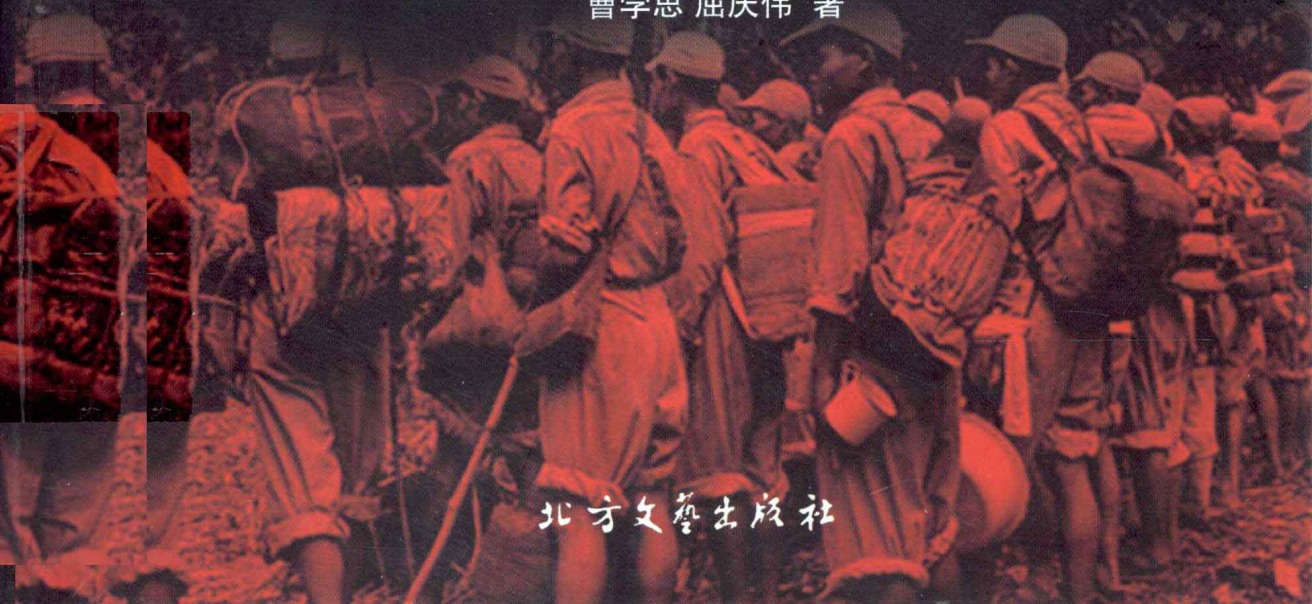
# 异域孤军 沉浮记

最后逃离大陆的两支  
国民党军队

悲酸凄凉的**无国籍人** 疾痛惨淡的**集中营生活**  
三万人绝食**震动世界** “海上苏武”**愚心不变**

曹学思 屈庆伟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异域孤军 沉浮记

最后逃离大陆的两支  
国民党军队

曹学思 屈庆伟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异域孤军沉浮记：最后逃离大陆的两支国民党军队 /  
曹学思，屈庆伟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17-2604-3

I . ①异… II . ①曹… ②屈… III . ①纪实文学—中  
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2527 号

异域孤军沉浮记——最后逃离大陆的两支国民党军队

---

作 者 / 曹学思 屈庆伟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封面设计 /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mailto: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248 千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5.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04-3

---



## 引子：上帝之鞭

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一支神秘的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欧洲大陆。这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蛮族军队，凭借他们的弓弦和马蹄，挥鞭掳掠广阔的罗马帝国，一度把罗马帝国和整个欧洲踏在他的铁蹄之下。在短短80年内，这个神秘的帝国的边界就从莱茵河绵延到黑海，又从波罗的海一直深入到巴尔干半岛。

这支军队毁灭了西罗马、东罗马文明，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历史。恐惧和无奈的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用来惩罚人类的鞭子，称之为“上帝之鞭”。

这群可怕的人到底是谁？从何而来？他们自称是匈人（Huns），他们的来历在欧洲一直都是个谜，直到18世纪，谜底才被一个法国人揭开：这群匈人就是曾被东汉帝国打败被迫西迁的北匈奴人后裔，这个让欧洲人蒙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人物匈人王阿提拉，即是执鞭者。

这个神秘的匈奴帝国，曾经是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大帝国，一度纵横驰骋，四处劫掠，成为横亘在东西之间的一支恐怖的破坏文明的力量。后来匈奴帝国在与汉帝国连续的征战中筋疲力尽，走向衰落。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东亚的蒙古高原，就是凶猛的游牧部落的故乡，他们是草原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他们四处侵略农耕文化的国家，进入农业文明的领地，通过掠夺资源，来延续着自己的存在——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征服了许多的亚洲帝国，并且一度成为了半个欧洲的统治者。

他们始终保留着旧有的游牧文化。没有一个匈奴人从事耕耘，没有一个匈奴人会碰一碰犁或者锄头。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室，乘着大车往来，大车就是他们的居所。他们穿的是麻布衣服，或者野鼠皮制成的衣服，无论在家或外出都是一样。他们的鞋子非常笨重，不利于行走。所以，他们不擅长步战，

而喜欢和马在一起。他们的马和匈奴人一样，样子很丑，但很结实。他们能昼夜伏在马背上，在上面做买卖，吃饭喝水，并且还能趴在马脖子上睡觉。

他们是真正的“骑在马背上的民族”。这些游牧民族非常擅长射箭，拥有最灵活机动的骑兵战术。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对方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以迅雷急雨般的箭矢拦击追兵，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再一举消灭之。他们以凶残闻名于世，所过之处往往留下一片废墟，一地白骨。他们到过欧洲很多地方，在每一个经过的地方，都寸草不生，难以修复。已然安居的蛮族人、阿兰人、哥特人、瑞维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勃艮底人，甚至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都被迫离乡背井，被驱赶着在欧洲大陆上四处流窜。多瑙河、莱茵河、南俄草原、匈牙利平原、高加索山、阿尔卑斯山、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到处燃起熊熊的战火。欧洲大陆，从希腊时代以来，似乎从来没有如此的热闹，罗马圣城陷落了，阿奎利亚毁灭了，君士坦丁堡一次次陷入危机，所有的欧洲人都朝不保夕，不能再享受罗马治下的和平。“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马塞林（Marcellinus）当这些矮个的黄种人骑着骏马突然出现时，身材高大的欧洲人方如梦方醒：自己的王国灭亡了。

是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他们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的历史消失了，由各个封建国家组成的西欧多元政治格局开始了，一个几乎延续至今的欧洲国家的主要划分形成了。最后一个匈奴王阿提拉被阴损的罗马人和野蛮的日耳曼人一致地称为“上帝之鞭”，表达了欧洲人的恐惧和无奈。

阿拉提死后，他的经历被演化作不同的传奇。拉丁人、日耳曼人、冰岛人、匈牙利人，都把他放进本民族的传说里，加以赞颂和歌唱。至今尚有许多欧洲人在为能拥有他的血统而争论不休。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性，1500年后的一天，又有两支神秘的军队，突然降临在东南亚境内，悄悄地影响并改变着周边国家的历史……

目录  
CONTENTS

引子：上帝之鞭/1

第一章 大逃亡/1

1. 最后一战/1
2. 逃亡/12

第二章 天涯孤军/28

1. 奠基金三角/28
2. 天涯游魂/67

第三章 抗争/82

1. 小李将军时代/82
2. “海上苏武” /119

第四章 谁的利益/129

1. 利益的背后/129
2. 老李将军时代/135
3. 单恋时代/181

第五章 撤还是不撤/188

1. 大撤军/188
2. 富台计划/249

目录  
CONTENTS

第六章 还我国籍/253

1. 段李时代/253

2. 国籍问题/262

3. 最后的没落/274

4. 家国信念/293

# 第一章 大逃亡

## 1. 最后一战

### 【最后一战】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

经过四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政权已元气大伤，摇摇欲坠，到1949年5—6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夺取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都城南京，并且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中共中央一方面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指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在1949年下半年，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当时在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绝大部分猥集在华南和西南。据守广东的是余汉谋集团，据守湖南、广西的是白崇禧集团，据守西南的是胡宗南集团和川、云、贵等省的地方军阀。这几个集团的军队总数还在100万以上，并且形成犄角之势，妄图组织所谓湘粤联防和西南防线，企图建都广州、重庆，继续顽抗。

这些残余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100万以上，但是，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部队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根本抵抗不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在解放军的进攻下，他们准备逃往海南岛或云贵。这样，就会增加以后解放海南岛和云贵地区的困难。必须迅速地歼灭这些残余的敌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进军的指示中指出，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



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西南的作战，又强调指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个“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从后来的战果来看，确实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策。如果仅在后面追赶敌人，敌人很大一部分可能会逃至海外或云贵地区继续负隅顽抗。而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先切断敌人的逃路，才能全部彻底地消灭这些敌人，免遗后患。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精心地制订了整个作战计划：首先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部，由江西出广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然后，在11月，第四兵团由广东进入广西南部，迂回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第四野战军主力则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贵州，占领贵阳，既切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防止两敌逃入云贵，又和在陕南的十八兵团形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大包围；最后，在12月，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第二野战军主力由贵州迂回川南，在第十八兵团的配合下，歼灭胡宗南集团，而第四兵团则在歼灭白崇禧集团以后，再由广西进军云南，解放云南。

余汉谋集团在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中是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十二、十三、二十一等三个兵团，共约12万人。该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在湘南衡阳、粤北韶关等地重点布防，以保障两广。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十二兵团、十三兵团等部在湘南衡阳、宝庆地区发起衡宝战役，寻歼白崇禧集团一部；同时，以四兵团、十五兵团等部攻占韶关等地，然后直下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以便下一步全歼白崇禧集团。

10月初，四野主力开始衡宝战役，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一部，原在湘粤赣边布防的白崇禧的另一部被迫北调增援。因此，粤北余汉谋的部队变得孤立，所谓湘粤联防被粉碎。当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跨过五岭出现在粤北时，韶关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即弃城南逃。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即分路追击，直向广州前进，突破了敌人在清远、源潭一线布置防守广州的最后防线。10月14日早，李宗仁乘飞机逃走，14日晚，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进抵广州，十五兵团的部队进入广州市区，提前完成了毛泽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的计划。

当时，余汉谋的三个兵团，除十二、十三两兵团已被歼灭一部外，其主力二十一兵团尚未遭受打击。为防止该部敌军沿西江向西，逃入广西，第四

兵团一个军的主力果敢地在两岸还有敌人的情况下，顺北江乘船南下，一夜行进一百六十里，直插广州西面的三水、高要等处，卡住了北江、西江的汇合点，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在占领三水、高要的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后，第四兵团查明敌二十一兵团等部是在向雷州半岛逃跑，然后逃往海南岛。便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继续以一天一百五十里以上的行军速度，进行了五天的大追击，终于在24日，在广东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余汉谋的二十一兵团。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逃敌二十一兵团共四万余人全部被歼灭。26日，广东追歼战胜利结束。

四野的主力在衡宝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一部，陈兵在湘桂边境；第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在广东作战中，歼灭了余汉谋集团的主力，陈兵在广东西部，形成了能够南北合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态势。

当时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一、三、十、十一、十七等五个兵团，余汉谋的十三兵团残部也逃入广西，共约17万人。其逃跑的路线，一是西入云贵，一是南逃海外。四野决定以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的一部分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敌向海南逃窜；以十二兵团等部为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后路；待西路、南路断敌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这就陷白崇禧集团于天罗地网中了。

11月上旬，西路四野十三兵团迅速前进。四兵团也在10日由阳江地区开进，22日，到达廉江、信宜一线布防。这时，十三兵团已占领金城江，正向百色前进，追歼敌十七兵团；中路十二兵团等部也已开始进攻，解放了桂林。白崇禧看到其退往云贵的道路已被切断，就以其第三、第十一兵团为先头，以第一、第十兵团为后继，在逃向廉江以西的余汉谋的第十三兵团残部配合下，向四野四兵团发动所谓“南线攻势”，以夺路向海南岛逃窜。

从11月25日开始，白崇禧残余部队在轰炸机的配合下，集中兵力，向四兵团的阵地连续发动猛烈而绝望的攻击，拼命夺路。但是，在四野四兵团指战员勇猛顽强的阻击下，白崇禧部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受了重大的伤亡，不得不遗尸而退。27日下午，四兵团开始进行反击，白崇禧部全线溃退。

夺路逃向雷州半岛不成，白崇禧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命令其部队迅速逃向合浦、钦州，乘船逃命。这时，四野四兵团即沿着粤桂边和广西的海岸，开始猛烈追击，四野主力也分路兼程南下。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容县、

博白、廉江地区，四兵团配合四野的兄弟部队，追歼了敌第三兵团、第十一兵团和第十三兵团的残部，活捉了敌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控制了合浦；接着又向钦州急进。这时，敌华中长官公署和第一、第十兵团离钦州只有四百里，并且由北向南，有公路和大道；而四野四兵团离钦州还有六百里，并且由东向西，要翻越许多由北而南的山脉和河流，没有大道，小道也崎岖难行。但是四兵团指战员们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翻山涉水，迅猛急进，从2日到5日，四天前进六百里，在敌长官公署刚到钦州后，其先头部队就赶到了钦州。6日，四兵团以一部围攻钦州，歼灭了敌长官公署；另一部在钦州以北的小董圩、大寺圩地区配合四野主力歼灭了敌第一、第十兵团。接着又以一部分部队分路插入十万大山，寻歼残敌。至此，白崇禧集团被歼灭。

毛泽东在指挥华南和西南的大歼灭战中，曾多次指出不能让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指出如两敌或两敌之一退入云南，则不仅易于逃向国外，并且由于云南的地理形势，解放军不可能派几个兵团入滇作战，歼敌就要拖延时日。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首先夺取贵州，既切断胡、白两集团的联系，又防敌退入云南。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执行了这些指示，使敌人这两大集团都未能退入云南，这就形成了解放云南的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党的领导下，滇桂黔边区纵队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已开创了滇东南、滇西、滇西北、滇南等广大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万多人，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

而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在丧失了大部领土之后，云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控制云南，以便在大陆上作最后斗争，蒋介石令第六编练司令部及所属第八军开入云南。9月，第六编练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李弥将军率部移驻云南的沾益、曲靖等地，原驻滇东南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拨归第六编练司令部指挥。李弥来时，曾被蒋介石召见过，蒋密嘱道：“云南政局不稳，卢汉（时任云南省主席——编者注）不可靠。西南是反攻的最后根据地。云南地位很重要，要保住通往缅甸的路线。你到云南任职后，把第八军带回昆明，时机成熟就改组卢汉政府，给你当省主席。”为了贯彻蒋介石控制滇缅通道的口谕，李弥作了逃往滇西的准备。他还公然宣称自己同共产党水火不容，“就是打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1949年12月上旬，白崇禧集团被歼，胡宗南集团已陷于解放军二野主力 and 十八兵团的夹击之中（12月9日胡宗南集团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

文华通电起义，20日胡宗南所部迁往西昌；23日胡宗南私自飞往海南三亚，留川所部3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28日胡宗南在西南军政长官顾祝同劝说下飞回西昌，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时，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其残余部队陆续被围歼，胡宗南集团覆灭；5月被国民党监察院以丧师失地致全军覆没弹劾胡宗南，后经周旋免于议处——此为后话，按下不表），12月9日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扣留了李弥、余程万等国民党军将领。为了争取在滇的国民党军参加起义，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安排李弥等人为委员。蒋介石对云南的和平起义非常气愤，任命原陆军副参谋长汤尧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纠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约4万人向昆明反扑。汤尧把指挥部设在曲靖，把第八军和二十六军组建成第八兵团，亲任司令并亲自指挥攻打昆明。国民党把第八兵团看做是其坚守西南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蒋介石令其据守滇南，目的是策应反攻大陆。陆军部发给进攻昆明的部队大洋十万元，允诺“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三天”，并派飞机支援。为了打击敌第八兵团的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即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又令解放贵阳的二野第五兵团（49师）以其一部迅速入滇驰援。卢汉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昆明的围困，拟将李弥、余程万放回。李、余也表示出城后，愿说服进攻昆明的国民党军向中共投诚。但二人离昆后，李弥即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二人与汤尧商议，将部队撤到滇南的蒙自、开远一带，妄图控制滇南，重整军队，卷土重来。

这时这支国民党军队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里，并拥有蒙自飞机场，自以为抵抗不成，还可由空中、陆路逃往海南岛、台湾或越南、老挝、缅甸。为在云南最后完成“关门打狗”的作战部署，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12月11日致电卢汉，要求他“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29日，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又电告刘少奇：“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

经过广东作战和广西作战，第四兵团在南宁附近作了短期的休整。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四兵团党委在南宁召开扩大会议，司令员陈赓将军令三十八军和滇桂黔边纵队第一支队组成左路部队，沿中越边界出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往国外的陆路通道；令十三军为中路部队，日夜兼程，直出蒙

自、开远一线，袭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尔后在友邻部队协同下歼灭汤尧兵团于滇南地区；令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作为右路部队，由昆明南下阻击西逃之敌，配合主力作战。战斗中要求各部队快速前进，大胆迂回，“先兜后歼”，务必将敌全歼于国境线内，免除后患。

兵贵神速。千里奔袭，关键是一个“快”字。解放军四兵团左路部队在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的率领下，于1949年12月27日由广西田东出发，在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率领的第一支队的配合下，向云南的河口急进。

河口是云南通往越南的咽喉要道，是滇越铁路的边境出口站。关闭南大门，切断国民党军团由陆路逃往越南的道路，必须抢先攻占河口。1950年1月11日凌晨，一一四师341团在浓雾中渡过南溪河，占领边境重镇河口。国民党军队惊恐万状，汤尧急令驻防蒙自的第二十六军派出部队到蔓耗渡口架设浮桥，以便逃跑。341团当即日夜兼程，于1月16日晨攻占蔓耗。蔓耗既克南逃之敌遂窜向红河上游的蛮板渡口。一五一师452团，奉命攻占蛮板渡口。当时，敌26军已在红河上架设了浮桥，并在河东岸配置1个团，以掩护敌主力逃跑。根据敌众我寡的形势，452团决定充分利用雾障，实施突袭。第二天早上，河面大雾迷漫，十步之外不辨人影。尖刀排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混入了敌军过桥的队伍里。在其策应下，452团迅速占领桥头堡，将敌溃军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26军主力4000余人，俘26军少将高参。1950年1月18日夜，452团又赶到斗姆阁，抢占了红河上的浮桥，歼敌26军193师副师长邓绍华以下2000余人。红河沿岸各渡口遂被解放军封锁，达到了“关门打狗”的目的。

1950年1月1日，解放军四兵团中路部队在十三军政委刘有光和副军长陈康率领下，只带轻武器和粮食，昼夜兼程向蒙自前进。南宁到蒙自约两千里，要翻越许多大山。担任前卫的三十七师曾屡建战功，素以行动神速著称。他们开始时日行100里、120里，以后逐渐增到150里、180里，最后竟达220里。每天休息时间由6小时、4小时减少到2小时，最后除去吃饭时间，就是走路。结果仅用了半个月就到达了蒙自。1月14日，十三军三十七师进至距蒙自城80里的鸣鹭，发现敌军驻有1个警戒团。为不打草惊蛇，师长周学义命令各团队疾进，利用夜晚包围蒙自机场。然而飞机场却静得如一潭死水，居然没有一丝动静。原来，敌人估计解放军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到达，根本

没料到远在 2000 里之外的解放军会如此神速地赶到。更为巧合的是，当夜正值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交接，驻防蒙自的第二十六军接到命令准备第二天坐飞机回台湾，以保存日后反攻大陆的实力，因而放松了警戒。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当晚还在蒙自剧院看京戏。趁敌人还在蒙头大睡，一一〇团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初时盲目地抵抗，继而四散奔逃。停在机场上的飞机，有的仓皇起飞，有的起飞后一头撞在了高山上，有的刚飞离地面，就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落地爆炸。正在看戏的汤尧，听到外面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方知大事不妙，在卫兵的护卫下，坐上吉普车驶向城南机场，打算坐飞机溜走。但见机场上空浓烟滚滚，便慌忙调转车头，向西逃窜。汤尧急令二十六军向个旧、红河方向撤退，令第八军和兵团部向建水、元江方向退却，妄图从陆上逃往国外。

1月17日拂晓，三十七师进抵个旧。经过6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26军守敌3000余人，切断了敌人从金平南逃的道路。1月19日，国民党第八军二三七师被迫沿红河西窜，企图由阿帮渡河南逃，但渡口已被滇桂黔边纵队封锁。在前有波涛滚滚的红河阻隔，后有十三军团追击的情况下，慌不择路，逃上高耸入云的宜德山。国民党军队将几十驮银元和大烟土沿路撒开，企图引诱解放军停止攻击。解放军踏着白花花的银元，迅速追上逃窜之敌，夜幕降临时，全歼宜德山之敌，俘敌副师长以下1300余人，粉碎了红河一线敌人南逃的幻想。

与此同时，解放军四兵团右路部队由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统一指挥，堵击西逃之敌。1月中旬，东关岭、大平掌地区，国民党“反共自卫义勇军”李润之率部4000余人投降。1月20日，汤尧逃到石屏收拾残部，企图逃过元江。22日夜，左路纵队逃到江边准备渡河，军长曹天戈却发现铁索桥被人炸断了。原来是自己的部下孙进贤为阻止解放军追击炸掉的。曹天戈一边大骂孙进贤“混账！”，一边令工兵赶快抢修铁索桥。然而，为时已晚，解放军中路部队三十七师“夜老虎营”和“边纵”西进部队已控制了桥头和制高点，“洛阳英雄连”在“边纵”元江县警卫大队派来的木船支援下，也已渡过元江，封锁了敌人的去路。汤尧组织敢死队，反扑3次，均被解放军的火力压了下去。经过两昼夜短兵相接的战斗后，汤尧的左路纵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几天滴水未进，只得杀马充饥，有的士兵为抢夺马肉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敌第八军军部1000多人被解放军压缩在红土坡下的一条深沟中，军长曹



天戈、参谋长杨也可束手就擒。曹天戈失魂落魄地呆坐在地上，供出了汤尧的去向。解放军十三军立即跟踪而来。一部迅速向二塘山挺进，全歼敌第八军四十二师。最后解放军战士们在一个深草没膝的山洼里捉住了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根本没有想到你们来得这样快。”汤尧懊丧地说，“按照行军原则：步兵一天通常走六十里，最快走八十里；炮兵一天走四十里，最快走六十里。这回我们鼓了一把劲，步兵、炮兵都走了八十里。可是……想不到你们违背了行军原则，一天走了二百里。”其实他不知道，在共产党人的军事学说里，是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行军原则的。

汤尧、曹天戈一心想要“就地正法”的八军一七〇师师长孙进贤率部逃过元江后，得意忘形地说：“从无量山中走出去。共军就被我们甩掉了！”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解放军三十七师一部、滇桂黔边纵队九支队和民兵在师长周学义率领下，经过8昼夜追击，将他的部队3200余人围困在鹦鹉山上。插翅难飞的孙进贤，于2月8日上午，带着他的3000余名残兵败将无条件投降。

从与一七〇师俘虏的谈话中，周学义获悉敌二十六军一部和第八军一七〇师及教导师一部，约1000人，正向中缅边界的南峽县逃跑。三十七师副师长吴效闵奉命率部向南峽追击。在2月16日农历大年三十，三十七师和“边纵”部队兵临南峽，在龟山山顶俘虏了正准备吃年夜饭的1000多名敌人。2月19日解放军三十七师和“边纵”部队把一面五星红旗插到了中缅边境云南重镇——打洛。至此，国内战史称为“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的滇南战役胜利结束。在党中央、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中，陈赓将军率领的第四兵团担任了广东作战、广西作战、滇南作战的重大任务。在追歼敌人的过程中，部队总是昼夜不停地前进，很少睡觉，许多指战员的脚上都起了一层一层的大泡，不少人腿也肿得发亮；并且，由于连续追歼敌人，行动迅速，指战员都没有领到棉衣，许多战士的单衣都破烂了。在十二月的天气里，翻山越岭地追歼敌人，寒冷异常。但是，指战员们在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指导下，在苦大仇深即将翻身做主人的精神鼓舞下，胜利的信念燃烧着一腔热血，士气如虹，不畏艰苦，毫不停息地追击敌人。在追击中，抓到俘虏只留少数人看管，大部队继续前进；遇到大股的敌人，就以一部分部队组织战斗，歼灭敌人，其余的部队绕到敌人前面，断敌退路。

国民党军队虽有100万，但是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大厦已经坍塌，士气极为低落，军无战心，一心只为亡命。在他们心中，早已植下一种深深的

失败情结，因而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

有人曾作过粗略的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初，在四个月中，解放军在由江西到广东，到广西，再到云南的大迂回中，行程约八千里，歼敌总数约十五万人，俘虏敌人的将校级军官即达一千人以上。仅滇南一役，历时月余，行程就近1500公里，解放军野战军、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以伤亡700余人的代价，歼灭蒋介石嫡系第8兵团2.56万余人，生俘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8兵团司令汤尧等高级将领多人，完成了西南边疆的追歼作战任务，粉碎了蒋介石“重整西南河山”的迷梦。这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但在这次追歼战中，有两支国民党残军却如人间蒸发一般神秘地逃脱了。不久，它们又突然从天而降，就像神秘的匈奴帝国军队，突然出现在东南亚的某国境内。“上帝之鞭”在悄悄地影响并改变着周边国家的历史……

#### 【生死界线】

1950年初，蒙自一战，国民党第八兵团势如山崩，元江追击，兵团主力数万人被歼于元江河谷东岸。剩下残部四分五裂，纷纷南逃。在此后长达一个多月的超级马拉松追击中，没有汽车、飞机，没有公路铁路，双方全凭一双脚板，跑得快就是胜者。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没能跑赢解放军，要么成了散兵，要么做了俘虏。少将团长李国辉率领的第八兵团第8军第237师第709团则是少数免遭覆灭的队伍之一。2月，李国辉率领该团2000多人向西南方向溃退。他们渡过红河上游的元江，逃往中缅边境。他们的全部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在追兵封锁国境前抢先越过界河，成为这场生死攸关的长途赛跑中的侥幸胜利者。

当时的形势是：沿途都是穷山恶水，人烟稀少，无法就地隐蔽，而背后又有解放军穷追不舍，能不能逃脱，完全决定于行军的速度。可是李国辉的部队中还有不少拖儿带女的家属，要求这些妇女儿童与解放军的铁脚板、飞毛腿比速度，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唯一可以脱逃的路线，就是越过中缅边界，暂时进入缅北地区。当时缅甸独立刚两年，政府军还没有到达缅北，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绝不会追出国界之外。因此缅北地区，就成了他们的绝对安全地区了。

1950年2月20日云南解放这一天，李国辉率2000多名残军从云南西盟

佷山到达滇南的中缅边境，随行的还有第8军军部的侦察科长钱运周。据遗留在路边的伤兵说，第8兵团第26军第93师278团及93师他部无完整建制的散兵在副团长谭忠的率领下，已经越过国界往缅北的小勐捧进发了。谭忠的计划是到缅北后，绕道泰国，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岛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守将薛岳）去与国民党军大部队会合。李国辉决定走谭忠的老路，于是连夜行动，举着火把越过界河。

李国辉是河南兰考人，1910年生，行伍出身，中等个头，在部队威望甚高，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钱运周是云南通海人，祖籍湖南，二十七八岁年纪，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他自小就跟随父亲闯荡，对云南及其周围金三角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经常奉命出境侦察。钱运周本来是第八军军部的少校情报科长，军部在元江被打散后，钱运周侦察回来偶遇七〇九团，就跟随了李国辉残部。李国辉与钱运周商量，进入缅甸前，须严明军纪，于是与士兵们约法三章：蒋“总统”“准许自由行动三天”的许诺，有效期是在昆明，进入缅甸后，绝对不能抢夺财物，伤害老百姓，强奸妇女，违者格杀勿论。

指挥队伍涉过界河后，李国辉回头望了一眼对面那片熟悉的热土，眼角湿润了。他蹲下身去，把中国的泥土取了一捧，用手绢仔细包好，揣进胸前的口袋里。他知道这个时刻对他们这群中国人的重大意义：跨过国界，从此他们就是离乡背井，到异国土地上流浪的人了；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到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

当李国辉的部队出现在中缅边境时，两个月前另一支国民党残军也正向中越边境开进。他们的目标是借道越南，再返回台湾。这支部队正是在广西被解放军击溃的白崇禧集团军的第一兵团余部。

1949年8月，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三大战役均已结束，白崇禧辖下华中战区部队第一、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七五个兵团总计30万人开始南撤。高级将领中分为两派意见，黄杰和李品仙主张进入云南、广西，凭借西南天然地形继续作战；夏威、张淦、徐启明等人则主张直接进入海南岛。最终，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尽管如此，逃往海南岛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因为此刻的解放军主力四野与二野士气如虹，行军迅速，无坚不摧，先头部队早已赶到国民党军队前方，国民党军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不但转往海南岛未果，绝大部分尚未到达钦州之前即遭解放军合击包围，全军覆没。最后剩下黄杰